



萬事皆前定 躲不過

文 | 今昭

常言道：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《前定錄》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：唐德宗貞元初年，有一個太學生名叫杜思溫，善於彈琴，時常在公侯府邸交際。每每有遊山玩水、聚會宴樂時，他都會參加。



中夜，後山月如畫，而遊客皆醉，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。

有一次，杜思溫跟隨賓客在城南一處叫苟家嘴的地方留宿。夜深後，山月如畫，客人們都醉了。杜思溫一人帶著琴在水邊遊覽，走到一個清幽的地方，便停下來彈奏。忽然瞥見一位老人用手托著下巴在聽，杜思溫以為是宴會上的客人，便沒有回頭仔細看。等到彈完一曲，和此人交談起來，才知道並非此次一起遊玩的人，急忙放下琴站起身。老人說：「年輕人，別怕！我是秦朝時的河南太守梁陟，在此處遭難殞命。我平生愛好彈琴，剛剛聽到您彈琴，覺得琴音清越，所以近前來聽。知音難遇，希望你不要推辭，再為我彈奏一曲。」杜思溫於是又彈了一曲《為沉湘》。老人說：「我曾經琢磨這首曲子所表現的旨趣，和你彈奏的略有不同。」杜思溫於是詢問不同的地方，並加以改正，再彈出來的琴音聲韻涵古，多有怨切，當時的人都沒有聽過。

老人於是對杜思溫說：「您是不是太學裡的學生啊？」杜思溫回答說：「是的。」

老人問：「您為甚麼不求取功名，而常常做侯門的伶人樂工呢？」杜思溫感到非常驚異，就詢問自己的前途是困頓？還是顯達？老人說：「我可以幫你問問。過兩天，我們再到這裡見面。」到了約定的時間，杜思溫又前往之前的那個地方，老人也到了，告訴他說：「可惜啊！您始終不能成名，也當不了朝廷的正規官員，但是在巴蜀之地將有俸祿，十九年間不會中斷。但千萬不要擔當武職，否則會有大禍。那禍患不是向鬼神祈禱能夠免除的，千萬記住！」說完便不見了。

杜思溫隔年科考又落榜，於是放棄科舉，向西遊歷到了成都，憑自身的才藝謁見韋令公。韋令公很器重他，接連委派他重要的職位。杜思溫隨軍十七、八年，每月俸祿不下二萬錢。他又娶了大將軍的女兒，車馬、第宅十分豐厚。但他岳父一直想讓他擔當軍隊裡的職務，杜思溫牢記老人的話，一直推辭不去。

後來，岳父私下宴請了韋令公，給杜思溫補了一個「討擊使」的武職，委派的文書出來後，才告訴他本人。杜思溫不敢再推辭，但時常懼怕有災禍臨頭，想請求把自己派到邊境地方做使節，卻不能如願。等到劉闢造反的時候，杜思溫當時正在鹿頭城，城陷之後，他被官軍所殺，家族不知所終。



詩情畫意

悟

文 | 秦天靖

書窗讀夜塾，皓月凝晨露。
素志撫琴弦，丹心吟律賦。
孤峰北雪宿，蜀道東風渡。
獨步萬波平，同登一念悟。

秋夜懷李將軍

文 | 俠客

單刀涉瀚海，匹馬戍庭州。
邊地黃雲起，停雲看沙丘。
風雪大非川，幽暝青海頭。
塞外三千里，胡天二百州。
狂沙碎金甲，百戰摧兜鍪。
鐵血鷹揚將，雲山一丈夫。

插畫：WINNIE WANG；其他圖片：FOTOLIA

小說連載

前緣 12

文 | 梅公子

(接前期)

結尾

五月的紐約，大西洋邊的這個城市，經過一個漫長寒冬，此時繁花似錦，豔陽正好。她從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飛來這個城市，參加一個盛會，滿眼都是她的同路人，身穿黃衣，清新明亮。

她很幸福，因為，彷彿一個終點站，終於她走到了這裡。

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，她就驚覺，她腦子裡有很多很多的場景、很多很多的片段，幾百年以前的舊人，全都在她記憶的倉庫裡。不不不，她並沒有活得這麼久，這一生，她這具皮囊也就是四十餘年，她只是孟婆湯沒喝夠而已。

她這輩子，一直未曾有過婚嫁。起初是個小姑獨處的年輕姑娘，後來，是老姑娘了，再後來，所有認識她的人終於都看明白了——她這輩子是嫁不出去了，因為，她壓根兒就沒打算過婚嫁。她的生活，在旁人看起來，一直是很孤清的，她的潔身自好，並非出於甚麼具備雄才大略的意志力，也沒甚麼現實目的。她整個人，看起來就是路過這個世界。

對於一個背負太多生命輪迴記憶的人，你能指望，她對人生有多興致勃勃嗎？所有的事情，都曾發生過，好嗎？最美好的相遇，最淒涼的曲終人散，最不堪承受的羞辱，最刺心的背叛，在過往的生命裡，都發生過了。

這輩子，她生於一個很貧苦的家庭，不是金錢上的貧苦，而是情感上的極度貧苦。她的父母把女兒看作是不請自來的討債鬼、賠錢貨，十分輕視和冷淡，吝嗇於任何付出。這未免讓她想起，她做董小宛那一輩子時，遇見的那對父母。雖然也不成氣候，賣女維生，然而，他們性子綿軟，從不打罵她，涼薄裡，也有彼此的體諒，本能的溫情，他

們也不好，可見，好處都是對比出來的，當然了，這也是做人的心酸之處。

沒有人知道她的秘密，她也從來沒有說過，只是，這個世界，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常常就會讓她心頭酸楚，當你看清生命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，就沒甚麼可以挑剔、可以計較的了。她最早到一個大都市裡謀生，租房子時，曾經遇見過她前世的妹妹，她這輩子是個嘴臉尖刺的房東，公寓裡塞著沒法使用的舊冰箱、洗衣機，用幾次就壞了，都沒法修了，然而，女房東這麼說：「我放進來時好好的，你給用壞了，那就得賠。」

她好脾氣的看著這位穿戴時髦、舌尖嘴利的年輕房東，好脾氣的笑著說——好，賠給你。

那一刻她的心裡生出很多的欣慰——妹妹比那輩子能幹很多、富有太多了，不是嗎？她很喜歡看她自作聰明劃拉著小算盤的樣子。

世界那麼大，那些人和她一樣，都輪迴轉世了。她遇見過他們，在人頭攢動的紅綠燈路口、在扶梯上下、在擦身而過的剎那、在機場候機廳、在火車

站……某一張熟悉的面孔，總是讓她有五雷轟頂、冰雪洗心的震動，而她也只是站在原地，看著那個人，漸行漸遠，消失不見。

既然一個人對現世毫無投入感，她自然要想個法子，解決這生命輪迴之苦。上廟自然是不能夠的，那些削髮出家的故人，如今又轉世輪迴了，可見，上廟也解決不了輪迴之苦。

她後來到底是找到了修煉之門，為此，吃了很多苦，不過，這些，也沒甚麼好說的了。這世上，她從來知道——不止她一個人走過這樣的路。

五月的紐約，春風吹拂，滿城花開似錦，滿眼都是她的同路人。而後，她看見了他，很久很久，以前的那個人，這輩子，他依然長者一張東方人的臉，儒雅而矜持。陽光很好，照著他一整個人，看起來熠熠生輝。

她則平淡無奇的側立在路邊，看著他在和幾個人說著話，一邊說，一邊走了過來。他們說的是西語，經過她身邊。

她看見他的樣子，聽見他的聲音，還是以前的那個聲音。他對身邊的人道：「這一趟旅程，你這一路走來，很辛苦吧？」

她側立在路旁，他始終沒有看見她。然而，聽到他說的那一句話，她心頭有驚雷滾滾而來，又滾滾而過，漸漸歸復平靜。有一陣子，淚意逼到眼底，然而，她到底沒有哭，也不想哭。

是在很久以後，數百年的時光過去了，她和層巒疊嶂的時光深處的那個自己、那些人、那些故事，終於，完成了一個收梢。

是的，這一路走來，可不是很辛苦嗎？然而，他們到底走完了這一條長路。

陽光普照，花木清芬，盛大的樂聲四起，這春風浩蕩，弦歌四起，她在其中，幸甚至哉！（全文完）

